

正蒙會稿
一





稿 會 蒙 正

(一)

著 璣 劉

正蒙會稿序

易大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天下事物之變。至於不可窮詰。固有聖人之所不及知者。而其本則未有一而同焉者也。苟惟極其辨智以究其所不及知。而條貫統宗。莫之宰屬。則於道也。將日支離。而學焉者。將日以決裂。此後世異端之所由以興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余讀張子正蒙。知其詳說之功。至於西銘。迺識其反約之指。正蒙書多難解。學者讀之。或不卒業而廢。比見近山劉先生會稟。明正通達。不爲曲說隱語。而事理無不得者。稽之先生履歷治行。則平日窮理之學。不有徵哉。此書。余欲關中諸生。人置一本肄之。而西安府歷城祝同知壽、館陶武同知雷、臨清張推官鶚。共圖刻本行焉。斯文由此著矣。先生之書。雖無俟贊說。而三府寮所務尙如此。蓋不可以弗列。故爲序諸篇首。

正德十五年歲庚辰秋八月一日。提督陝西學校副使汝南何景明撰。

正蒙會稿序

正德中吾友何子仲默以近山先生正蒙會稿寄示弘治中余嘗著正蒙解結大抵先其難者繼見蘭江章式之之發微大抵詳於易者及見先生會稿則難易兼舉詳而不遺矣於是取解結而焚之夫余既焚解結矣使式之見之將亦焚其發微乎先生正德初爲大司徒蓋宦瑾慕先生名而超遷之先生不樂居其位時瑾方以嚴肅勵精責大臣先生每朝故布素莅部則痛飲而臥冀不合於瑾而去後竟中策士之料弗得遂及瑾敗諸大臣議曰使瑾果成其逆劉近山雖萬挫其尸亦弗從也然亦竟致仕先生有大受之才有汪洋之度有堅貞廉介之操乃一蹶而弗起其皆不知先生邪其或知之而不敢言邪因並書之俾讀先生之書者得以考先生之實焉

嘉靖十一年十月 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前右春坊太子右庶子兼翰林院國史修撰經筵講官苑洛韓邦奇序

正蒙會稿目錄

卷一

太和第一

天道第三

卷二

動物第五

大心第七

卷三

至當第九

三十第十一

有司第十三

卷四

大易第十四

王禘第十六

參兩第二

神化第四

誠明第六

中正第八

作者第十

有德第十二

樂器第十五

乾稱第十七

正蒙會稿卷之一

明咸寧劉璣近山著

正蒙

易有蒙以養正之文。故張子取之以名書。篇內東銘西銘。初曰砭愚訂頑。皆正蒙之謂也。是書也。出入乎語孟六經及莊老諸書。凡造化人事。自始學以至成德。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孟子之所謂盡心知性。無不備於此矣。故朱子謂其規模廣大。范氏稱其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而張子亦自謂如辟盤示兒。百物俱在。顧取者如何耳。惜乎先儒論註雖多。而或散見於各傳。況張子多斷章取義。又有與本註不同者。初學之士。未及旁搜。不能不爲之開卷思睡也。璣何人斯。乃敢竊議。顧自蚤歲得有所聞於我介菴李先生。及提學恭簡戴先生之門。茲又承蓬菴楊先生之命。因與同志諸友會講成藁。中間所引經傳。舊有註者。固不敢妄爲之說。其有非本文所當註而註者。則欲學者因此識彼。而且易於考證也。雖尙多郢書燕說之誤。然而君子爲高爲下。則敢望以此爲措手之地云。

太和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細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易曰。保合太和。本義謂太和者。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張子狀道之體。以爲道理悉從氣上流行出來。故指太和以名道。欲人之卽氣見道耳。浮沈升降動靜。氣之機也。性卽理也。理乘氣而動。氣中涵乎理。故生網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網緼交密之狀。勝負陰陽之氣迭爲消長也。氣至爲伸。氣返爲屈。殆猶諺云。母子謂性也。幾微易簡。謂此氣之流行。始則潛孚默運而已。廣大堅固。謂至如亨利之時。則富有日新。雖金石無閒也。起猶始也。知猶主也。易則不難之謂。效猶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可見者。簡則不煩之謂。乾謂輕清無迹。坤謂有迹可見。易曰。乾知大始。又曰。效法謂坤。張子復借易之辭。以爲此氣一鼓初無形迹。而萬物化生。略不見其難者。爲乾之易。及其庶物露生。洪纖畢達。有迹可見。亦不覺其勞者。爲坤之簡也。自其生物散殊於天地之間。而有象可觀者。雖爲氣。若語其清通而不可象。則形而上者。豈非神乎。清不濁也。通無礙也。下章曰。清則無礙。無礙故神是也。野馬本莊子語。天地閒氣。其狀蓋必如野馬網緼。方可形容此太和之妙。故智足以知此。卽知道。智足以見此。卽見易矣。然謂之曰道。曰易。曰乾。曰坤。曰神。其名雖殊。其實皆此太和之氣也。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太虛。虛空也。必加以太者。蓋凡物之空。或有物可尙。惟虛空則只管空去。所以云太。太虛無形可見。而實氣之本體。其或聚或散。乃陰陽變化。自無而有。自有而無。涉於形也。若語其本體。則寂然至靜。本無所感。實性之淵源。曰淵源者。理從此出也。其風靈流行。庶物露生。有識有知。乃太虛與物相交而後然耳。既交於物。卽爲感矣。而亦云客者。非其本體也。然雖曰客曰無。其實一而已矣。但自不知者言之。固不知聚散知識爲本於太虛。其知者。又或指此爲本體。是胥失之矣。惟聖人體用一源。既知太虛之本無形感。而又知聚散知識之爲客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閒。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閒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陰陽之氣。或聚或散。或攻或取。相盪相揉。其塗有百。然皆一誠無妄自然之理。方其自有而無。散入無形。雖曰散也。然適得吾之體。蓋靜乃太虛之本體也。及其自無而有。聚爲有象。雖有迹也。然亦不失吾之常。蓋動亦太極之常焉。出謂聚而爲萬物。入謂散而爲太虛。不得已而然者。有聚必有散。不得不然也。兼體而不累者。聖人原始反終。知聚散之故。故盡道其閒。樂天敦土。生吾順事。沒吾寧也。何累之有。然此亦存神之極耳。神不在心性之外。盡心知性。則神存也。彼釋氏專語寂滅。老氏循生執有。不知太

虛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故一則往而不反。槁木死灰之不悟。一則物而不化。辟穀飲氣之是迷。二者雖稍有不同。然語其極。則均爲失道也。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故聚爲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也。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故散入無形。適得吾體。散亦吾體也。死之不亡。散既吾體矣。何亡之有。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誠而陷於淫矣。

虛空卽氣。氣卽理之所寓。言氣。則理在其中矣。理氣一而已。曰有無隱顯。神化性命者。名之異耳。其實無二也。但有聚散出入形與不形之分。聚而出。則有則顯。所謂形也。散而入。則無則隱。所謂不形也。然莫非神化性命之所爲。知此。則爲能推本所從來。而深於易矣。虛能生氣者。謂老氏以理氣分先後也。

故謂有生於無。如此則理無窮。氣有限。體用不相屬。是不知吾儒所謂理氣有則俱有。有無合一之常也。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者。謂釋氏以理氣爲二物也。故以山河大地爲見病。如此則理自理。氣自氣。天人不相須。是亦不知吾儒所謂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道之不明。正坐此耳。懵者。卽釋氏也。釋氏知虛空爲性。似矣。然不知天道爲用。反以一己之偏見。因緣天地。謂以區區之意見。窺造化之微也。至其明之有未盡。則又一切指世界乾坤爲幻化。幻化者。猶以四大爲假合之說也。是幽與明皆不能舉其要矣。幽明卽陰陽鬼神晝夜之謂。一陰一陽者。陰陽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無窮。聖人則爲範圍。不使過於中道也。三極大中之矩者。三極卽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人道之仁義。皆大中之矩。矩法則也。而曰極者。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悟謂終不聞性與天道之實也。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學者不流於釋。則入於老矣。罔謂爲其所罔。而詖淫卽二家之蔽。惟能擇術而求。知正邪之分。則可與入德矣。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細縊。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行。山川多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塊。塵埃也。氣在太虛之中。如塵埃也。春秋晝夜。升降飛揚。未嘗有一息之停。故易謂其細縊。莊子狀以野馬也。以息相吹。息卽鼻息。吹猶呼吸之謂。氣在太虛。升降不已。如息之呼吸。而萬物賴之以生者也。

虛實動靜。陰陽剛柔。皆此氣之所爲。陽動則生。故虛陰靜則成。故實陰陽以氣言。陰蔭也。陰氣在內。與陰也。陽揚也。陽氣在外發揚也。陰陽只是一箇消息。進卽爲陽。退卽爲陰。亦非陽退了。又別有箇陰。剛柔以質言。機其妙用。而始則生物。底母子也。陽浮而上。陰降而下。感遇聚散。感謂氣通。遇謂氣合。風雨雪霜。與夫洪纖高下。川流山峙。皆氣之查滓。而示人以理者也。故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觀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離一陰二陽之卦。其象爲火爲日爲目。其德爲明。必太虛之氣聚爲有象。則此離明可得而施。不聚則明無所用矣。方其氣之聚而爲有象。自無而有。安得不謂之客。況聚爲散之因乎。方其氣之散而入於無形。自有而無。安得遽謂之無。況散爲聚之故乎。聖人所以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者。聚而有則明。散而無則幽。幽明本於聚散也。盈天地間物。皆造化之可見者。然其文理之察。非明不相觀也。方其形之時。幽已因於此。方其不形之時。明已兆於此。大抵此節深明幽明之故。本於聚散耳。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卽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

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氣有聚散。猶冰有凝釋。聚則凝。散則釋。知水之冰。則知太虛之氣矣。知其卽氣。則有無混一之常。了然於心胸。而有生於無之說。不攻自破矣。故聖人論性與天道之極。止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以見雖性與天道之妙。亦皆不能外此氣以爲理也。然神曰參伍。易曰變易者。神妙於參伍。而易則陰陽之氣變易而已耳。諸子淺妄。謂老莊之流。有有無之分。則理與氣體用殊。絕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太虛乃爲清之至。惟至清則無礙。清則自不容一物礙於其閒。有礙則非清矣。惟其無礙。所以妙應。妙應者。太虛之用。神之謂也。反此則濁而礙。礙而形矣。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閒。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氣清則通。昏則壅。通者無礙之謂。壅則礙也。譬之水焉。清則流而不息。濁則息也。聚而有閒者。氣聚而有物礙於其閒也。至清之中。有物礙之。則風行而聲作矣。如水中容一沙石。叫號遽怒。不可已也。豈非清之驗與。不行而至者。此氣浩然充塞天地之閒。無遠弗屆。通之極也。此亦可見清則無礙。無礙故神也。與上文互相發明。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天卽理也。然不曰理而曰天。以此理在太虛之中。未涉於形。如水尙在源。未及流而爲川。故不曰理而

曰天也。若化機一動闔矣而闔靜矣而動。爲寒暑晝夜。雨露雪霜。生長萬物。形形色色。則有道之名矣。道猶路也。萬物由之以出入者也。故謂之道。然猶未及於物。至若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則卽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人物得之以爲性也。人雖得此理以爲性。若非氣之虛靈。則不能作爲運用而盡性焉。故又合性與人身血氣之知覺。則心之名始由之而立也。是心也。性也。道也。天也。其實一理而名異耳。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太虛中凡造化之迹。莫非鬼神也。然此鬼神乃二氣之良能耳。二氣卽陰陽也。氣至而伸爲神。氣反而歸爲鬼。其所以伸所以歸。皆此氣之自然。故謂之良能。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在人則聖之所以爲聖。不過極誠無妄。得此理之本然耳。太虛妙應。謂有感必通。不可得而窺測也。法象。謂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皆造化之粗迹。如酒之糟粕。然亦不可不謂之神化也。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天道不窮。寒暑而已。若寒一於寒。暑一於暑。則不成變化。而天道窮矣。衆動。謂凡物之動者。如龍蛇尺蠖之屬。必屈而後能伸。不然。則動卽困矣。鬼神。解見上文。其實亦不過陰陽二氣。屈伸兩端而無餘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一卽太虛之氣。而理之所寓也。兩。謂陰陽之虛實。動靜聚散。清濁也。惟是陰陽有虛有實。有動有靜。有

聚有散。有清有濁。則一可得而見。不然。則四時不行。百物不生。而造化息矣。然則一其體。兩其用。體立而後用。行用行而體斯著矣。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兩則感而後通。自然之理也。若無兩。則無一。就本章言之。兩如剛柔乾坤。一則易之謂也。剛柔有體。而後易之體立。乾坤成列。而後易之用行。剛柔乾坤。皆所以爲感者也。至易之用行。則通可見矣。若泛言之。則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亦皆兩相感而後通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游氣以氣之流行者言。紛擾參錯不齊之貌。陰陽二氣在太虛中。惟其交會迭運。紛紛擾擾。故生出許多物來。形質小大。萬有不齊。至其立天地之大義。卻不過陰陽兩端。循環不息而已。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日也。暑也。陽也。皆晝之謂也。月也。寒也。陰也。皆夜之謂也。易之論日月寒暑陰陽。與夫神易之無方體。皆兼晝夜之道而爲言也。若舉日而不及月。言暑而不該寒。則是止論晝之一端。而非通乎夜矣。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

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以一日言。則晝夜者。天之一息也。以一歲言。則寒暑者。天之晝夜也。氣易。謂暑變而爲寒也。寤。覺也。寐。息也。魂交。與物相感也。百感紛紜。如下章飢夢取飽。夢與之類。至不一也。此以天之晝夜。明人事之寤寐也。氣本之虛。本諸太虛也。湛本無形。謂至清也。有感而生。陰陽五行相交感而生物也。對者。物我相形。反者。趨向不同。既反。則忿端生而有仇矣。不必小人。雖君子。亦有時如此。故必和而後解。是仇也。和也。雖愛惡之情。其實氣之所爲。始則同出於太虛。而終則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閒不容髮。非神而何。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無一物相肖。謂萬物之生。形色小大。初無一之相似也。蓋陰陽變化。有無窮之妙。故以此知萬物雖多。皆不能外陰陽以成形。而天地變化。其實亦止於陰陽兩端而已。夫豈有他哉。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細縵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皆神之查滓。故雖性與天道云者。亦不過陰陽變化而已矣。神豈外形色哉。心感外物。如孺子之見宗廟之過。萬端不同也。心亦隨之而不同。非若天之比也。天大無外。地之外。天也。而天之外。則無物矣。不其大乎。天雖大如此。其爲感者。不過陰陽二氣升降浮沈而已。然則性與天道。又果能舍易

而爲言乎。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物之相感。如上下夫婦朋友。皆其類也。然其所以相感者。一萬物之妙。神之所爲也。利用出入。莫知其鄉。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爲可見矣。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

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此氣一則動志。人勝乎天也。然氣動志者什一。聖人在上而鳳凰儀。此志一則動氣。天勝乎人也。然志動氣者什九。

問是生。細縑相盪。勝負屈伸之始。曰。此與下章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互相發明。皆謂氣也。謂所以細縑相盪。或勝或負。或屈或伸。雖皆此氣之所爲。而實中涵乎性。道非氣不可得而見。氣非道孰爲之主。張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虛實動靜。便是這飛揚升降者爲之。然則野馬。細縑。不謂之太和。而太和。不謂之道。不謂之易。竟從何處覓道。覓易哉。

問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曰。此卽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之說也。大抵浮屠主去礙。謂色卽是空。誣世界乾坤爲幻化。故以山河大地爲見病。殊不知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雖大而山川融結。無非實理。然則萬象豈但太虛中所見之物。而山河大地於人果何礙而見病哉。

問。因緣天地。曰。此本釋氏語。謂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也。然天地之大也。豈可以因緣云乎哉。

問。起知於易。效法於簡。如何有乾坤之分。曰。浮而上者。陽之清。如天是也。降而下者。陰之濁。如地是也。故凡輕清無迹屬乾。有迹可見屬坤。乾屬前一截。坤屬後一截。乾主大始。坤作成物。

參兩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本義謂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撰著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張子此則謂地所以兩者。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剛柔陰陽之稱。陽性剛。陰性柔。男女。凡陽物皆男。陰物皆女。剛柔男女。皆以兩而成形。故地數兩者。效其法而兩之也。曰法。以剛柔男女爲言也。天所以參者。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太極。謂理。兩儀。卽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兩儀。本乎一而爲二也。故天數三者。象其性而三之也。曰性。以太極兩儀爲言也。大抵造化惟一氣爾。一分二。二分四。三其四爲十二。兩其十二爲二十四。三其二十四爲七十二。散爲千百千萬。不過天參地兩而已。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